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九百五十至五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賈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麟

謄錄監生臣徐秉文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咎徵

洪範咎徵敘其惡行春秋災異謂之譴告非獨繫於邦國亦將徵於人臣自昔不忠其君無德而禄貌言視聽有斁於彝倫偽采滔泰卒陷乎非道者曷甞不妖興於未兆怪見於所居蓋天意之弗蠲俾神物之申儆故有

五行之屬萬類之衆殊形異狀失其常理提耳注目使之先覺而覩機若瞑不能知變以至于禍敗者可勝言哉若乃地名讖亡天象示亿車服牆屋無故而隳落衣服器皿忽焉而變故至有賢臣良士行道之人而不能免者其命也夫

漢爰盎景帝時為太常病免居家初梁孝王欲求為漢嗣盎進說其後語塞塞不行也梁王以此怨盎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迺見盎曰臣受王命刺

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曹輩也）備之益心不樂家多怪迺之培生所問占（音褚秦時賢士善術者也）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梁孝王武景帝時入朝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為宮（壖音人緣切）上徵榮榮行祖於江

陵北門祖者送行之祭因享飲也昔黄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既上車軸折車廢廢壞也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簿皆音薄戸切訊問也音信王恐自殺

燕刺王旦昭帝時謀反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屬猶注也音之欲切飲井水竭厠中豕羣出壞大宮竈厠養豕圂也圂音胡困切烏鵲鬭死鼠舞殿端門中端門正門也殿上戸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墜

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水台水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鴈門葭音家台音怡王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益王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繇是發覺伏誅

昌邑王賀胎帝時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改寤後

卒失國

霍禹宣帝時嗣其父大將軍光博陸侯為大司馬光兄孫雲為中郎將雲弟山為奉車都尉初光夫人顯毒殺許后帝始聞之而未察及雲山禹有邪謀長安男子張章告之詔雲山不宜宿衛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知兒見捕不亟下捕之亟疾下捕之亟音居力切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鴞數鳴殿前樹上鴞惡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爾非止天子

宫中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譁来捕禹舉家憂愁會謀逆事發雲山自殺禹要斬顯棄市

董賢哀帝時為大司馬第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居大位賞賜無度驕嫚不敬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夫妻自殺家徙合浦

翟義字文仲為東都太守王莽居攝義舉兵將誅莽義

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言義未發兵之前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滿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比必寐切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俶儻俶音土歷切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太夫人可歸為棄去宣家者言歸其本族自絶於翟氏以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義舉兵敗其家遂族

王匡仕王莽為太師時盜賊起遣匡與更始將軍廉丹

東東謂東出也祖都門外天大雨霑衣上長老嘆曰是爲泣軍果為光武所敗

後漢更始自雒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續漢書曰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之徵

彭寵光武建武初為漁陽太守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一說夢贏袒冠幘踰城髠徒推之又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火鑪下鑿地求之不得也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

密等斬寵及妻頭詣闕

岑彭為征南大将軍建武中討公孫述至武陽所營地名彭亡彭聞而惡之欲徙會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為治中從事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

魏李勝為河南尹歲餘廳事前屠蘇壞（小草屋也）令人更治

之小材一枚激墮正檛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
為荆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
楚王彪本封白馬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
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
斛行數里還入河兖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聞
此言遂與王凌謀共立之事泄凌愚被誅彪賜死
張臶鉅鹿人養志不仕正始元年戴鵀之鳥巢臶門陰
臶告門人曰夫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

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

公孫淵爲遼東太守司馬宣王以太尉出征圍其城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於東北墜于梁水城中震慴無幾何淵攻南圍突出宣王縱兵擊敗之斬於梁水之上星墜之所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揺尋誅滅

蜀諸葛亮爲丞相大將軍屯於五丈原有長星墜亮之

壘是年亮卒
吳諸葛恪為荆楊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時孫峻因民
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欲為變與孫亮謀置酒請恪恪
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
者授衣衣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
不悦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
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升車初恪將
征淮南有孝子者著縗衣入其閤中從者白之令外詰

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往東輿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俄爲峻所殺恪已被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婢蹷然起躍頭至於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爲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

鄧嘉爲戍將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在食案

嘉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後嘉謀叛闔門被誅

晉衛瓘為太保惠帝永熙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出足起行歲餘及禍

張華為司空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為栢識者以為不祥又華第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韙以中臺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脩德以應爾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趙王倫孫秀將廢賈后遂害華夷三族

賈謐本姓韓其母午賈后妹也謐冐姓賈氏惠帝元康中雒陽南山有蝱作聲曰韓屍屍識者曰韓氏將死也言屍屍者盡死意也其後謐誅而韓族殲焉又謐將誅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於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壓毀牀帳謐益恐及趙王倫廢賈后謐及母賈午皆伏誅官至散騎常侍侍講東宮

宋逵爲丹陽內史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爲楊州刺史

曹武所殺

周玘為南郡太守初玘於陽羨起宅始成而邊戶有聲如人歎咤者又玘家有鵝在籠中而頭斷出籠外玘亡後家誅

裴楷為光祿大夫家炊黍在甑或變如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卒

楊駿為太傅輔政初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駿被誅其言果

驗

王浚爲幽州牧謀將僭號有狐據府門翟雉入廳事俄爲石勒所殺

愍懷太子既爲賈后所忌將害之時有桑生於宫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後太子廢初立爲太孫桑復生於西廂太孫廢仍枯

石崇爲衛尉將被誅其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時人以爲族滅之應

趙王倫僭即帝位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録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戸如故并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為妖焉

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有一婦人詣冏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臍便去爾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謡云著布袙腹為齊持服俄而冏誅

下粹齊王冏輔政時粹為侍中中書令及長沙王乂專權粹立朝正色乂忌而害之初粹如厠見物若兩眼俄而難作

成都王頴起兵誅長沙王乂既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頴既縊死棄棺於故井中

陸機為平原内史成都王頴輔政以機為後將軍討長沙王乂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機戰敗頴聽孟玖之譖將殺機其夕機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

禍及

皇太子譚初為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欻生隱起如麻粟

祖母陳太妃以為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

興之祥譚為皇裔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譚見廢不終

之驗也

祖逖為豫州刺史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

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

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為我矣方平

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

張茂元帝大興中為吳郡太守府舍得二狗頭其後茂為吳興兵所殺

王敦為荆州牧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干寶以為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閤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

甘卓為閬州牧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襄陽意氣騷

擾舉動失常自炤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尋為襄陽太守周慮等襲殺之

王導為司徒廐羊生無後足明年蘇峻入京都導與成帝俱幽石頭僅乃身免

周筵為冠軍將軍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大梁一時躍出墮地衡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功不能然也後竟為王敦所害覆族

王機為廣州刺史入厠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南海太守鮑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逕飛上天機尋誅死

謝安為太傅太元中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

王國寶為尚書左僕射先是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鬬族後國寶與王恭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庾晞(史失其官)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揺大鈴為唱使左右齊和又燕會輙令倡伎作新安人歌舞離别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

諸葛長民為豫州刺史兼太尉留府事常一月中輙十數夜眠中驚起跳浪如與人相打毛脩之嘗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刃隠藏去輙復出又

擣衣石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扵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王矩為廣州剌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莊靈之矩問之答稱天上京兆被使君名為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庾翼為豫州剌史入厠見一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卒

殷仲文為東陽太守謀反因炤鏡不見其面數日而伏誅

朱猗為龍驤將軍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烏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烏鵲餘者因共啄狗即死又噉害唯餘骨存尋而猗死

桓玄初封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陪位未及出有狗來便其席萬衆雎𥌓疑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玄既僭亂出偽詔改年為建始右丞王悠之曰建始趙王倫偽號也又改為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玄入建康宮逆風迅

激旗旌儀飾皆傾偃及小會於西堂設伎樂殿上施絳綾帳鏤黄金爲顔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流蘇羣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轜車亦王莽仙葢之流也龍角所謂亢龍有悔者也玄在宫中嘗覺不安若爲神鬼所擾自篡盗至敗凡八旬

王綏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血流滂沱俄拜荆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

前涼張天錫為涼州牧州楊樹生松天成若曰松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此永久之葉將集危亡之地是後天錫降氏

宋彭城王義康為大將軍領司徒東府廳事前井水忽涌溢野雉江鷗並飛入所住齋前尋被誅削

臨川王義慶為楊州刺史在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野麕入府心甚惡之因陳求還太祖許解州以本號還朝薨於京邑

始興王濬字休明將產之夕有伏鳥鳴於屋上後與元凶劭同逆伏誅

劉敬宣為右將軍夜與僚佐宴集空中有投一隻芒屩於坐中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

晉安王子勛僭號之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吏以子勛所乘車除脚為輦置偽殿之西其夕有鵂棲其中鴟集其幰又有秃鶖集城上又以安陸王子綏為司徒

子綏拜司徒日雷雷晦㝠震其黄閤柱鴟尾墜地又有
鴟棲其帳上尋敗並伏誅
竟陵王誕為南徐州刺史在京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
及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入城衝風暴起揚塵
晝晦又中夜閤坐有赤光焰室見者莫不怪愕左右侍
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矟毦既覺已失髻矣如
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民築治廣陵城誕
循行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

誕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𡗝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年與道佛共議欲燒除此間人道佛苦諫得止今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時有言禍不入六慎門誕以其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録二十餘日乃赦之誕尋為建康陳文紹等告其反狀伏誅

徐羡之爲司徒少時隨從兄履之爲臨海樂安縣甞行經山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

行及拜司空守闗將入彗星晨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東䲭尾鳴喚後與傅亮同誅

江湛爲吏部尚書初湛家數見恠異未敗少日所眠床忽有數升血尋爲元凶所害

蕭思話爲青州刺史嘗所用銅斟覆在藥厨下得二死雀思話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

檀道濟爲司空江州刺史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鵂鶹集船悲鳴㑹太祖疾動彭城王義康矯詔名入道濟收付

廷尉及其子給事黄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丞伯秘書郎中遵等八人並誅

黄回南兖州刺史太祖將誅回回被召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捉留回回不肯止及至見誅

劉斌爲吴郡太守郡堂屋西頭鴟尾無故落地治之未畢東頭鴟尾復落頃之斌誅

劉遁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遁豫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

兩三人持臸制其家門須史滅明日而遁死問至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咎徵第二

南齊安陸王子敬為楊州刺史先是有麞入廣陵城投井而死又有象至廣陵其後子敬於鎮被害

始安王遥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遥光尋以叛誅

成買爲角城戍主與魏軍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朝旱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

黄文濟爲御史其家齋前種菖蒲忽生花光影炤辟成五采其兒見之餘人不見也少時文濟被殺

王晏爲驃騎大將軍其父普耀齋前柏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桷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未也晏惡之乃以紙裹桷子猶紙内揺動簌簌有聲晏子德

元所居帷屏無故有血灑之晏於北山廟荅賽夜還晏既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云此勢不復久也後數日被誅

崔慧景為平西将軍假節侍中奉江夏王寶元圍臺城有一五色幡飛翔在雲中半日不見衆皆驚怪相謂曰幡者事尋當翻覆也數日慧景敗

梁王茂為荆州刺史茂初以元勲高祖賜鍾磬之樂及在江州夢鍾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悪之及覺命奏樂既

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絶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
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
少日卒
王瑩除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瑩將
拜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毁既成頸空不實補而用
之居職六日暴疾卒
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以悖逆誅死初譽之將敗引鏡
炤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其齋又見

白狗大如驢從城而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武陵王紀將僭號妖怪非一其最異者内寢栢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靃靡可愛狀似蓮花識者曰王敦祅花非佳事也紀年號天正與蕭棟暗合僉曰天字二人也正字一止也棟紀僭號各一年而滅

侯景自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將簒奪乃矯詔自加九錫之禮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野鳥翔于景庭上赤足丹嘴形似山鵲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

中景既篡位所居殿嘗有鵂鶹鳥鳴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討捕焉又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尅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瘤則低至景敗日瘤隱陷肉中又景與領軍將軍王僧辯戰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元帝以僧辯為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命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

文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耀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業

陳周文育爲鎮南將軍討余孝勵爲豫章太守熊曇朗所害初文育之據三陂有流星墜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得棺木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見殺

侯安都爲鎮北將軍率衆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王公已下餞於新林安都躍馬渡橋人馬俱墜水中又坐

觸内墜於橹井時以為不祥軍至郢州與琳合戰安都敗績與周文育徐敬成並為琳所囚

後魏南安王禎為湘州刺史五月至鄴入治日暴風大雨凍死者十數人禎以旱祈雨于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禎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禎孫中山王熈後為湘州刺史以七月入治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疋熈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

後果兵敗而死焉

北海王祥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録尚書事拜命之夜暴風震雷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宣武之暼政也祥間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為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後為人告謀反免為庶人㑹其家奴數人隂結黨輩欲以刼出祥密抄名字潛托侍婢通於祥祥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遥見突入就祥手中攬得呈奏至夜守者

以聞祥哭數聲而暴死

李元護為齊州刺史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得其凶問

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别者見

而拭之後復如此

爾朱世隆為尚書令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

上欻然有聲一局之子盡皆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

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

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又此

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内太守田怗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令旦爲令王借車牛一乗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記識時世隆封雒平郡王故呼爲令王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跡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穆子容窮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二防閤捉儀力催車車

入到省西門王𡛷牛小繫於闕下槐樹吏將一青牛駕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小黒色儐從軍皆帬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廳事東閤内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鑰子容以西門不開忽言從入此屋常閉言奴在中詰其虚罔奴云此屋若閉求得開看屋中有一板床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一甕米奴拂床而坐兼畫地弄甕中之米亦握看之定其閉者應無事驗子容與謝遠自入看之戶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拂床

畫地蹤緒歷然米亦符同方知不謬具以此對世隆悵然意以為惡未幾見誅

高肇為司徒及大舉伐蜀以肇為將軍都督諸軍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肇出惡言焉及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為不獲吉還也其後果被誅

北齊琅邪王儼為大將軍錄尚書事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為澄公所作儼將脩之巫曰若動此浮圖

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迴旋失之數旬而敗

竇泰為中尉從神武西討為周太祖所襲自殺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

王琳自梁來奔為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落地化為血蠕蠕而動又有龍出于門外之地

雲霧起晝晦後為陳將吳明徹所殺

權會為著作監知太史局事加中散大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爾暴亡會生平畏馬位望所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斛律光為丞相封清河郡公爲祖珽所搆光將誅其家三鼠常晝見光寢室常挍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牀下有三物如黑豬從地出走其穴膩滑大蛇屢見屋脊其聲如彈丸落又大門橫木自焚擣衣石自移

隋燕榮為幽州總管坐毒虐贓穢徵還京師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

齊王暕大業中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而壞廳事栿中折識者以為不祥及從幸江都因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囊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意甚惡之尋為宇文化及所害

堯君素大業中為河東通守唐公義師攻之歲餘不尅

時白蛇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為左右所害

唐劉文静高祖武徳初為戸部尚書其家中妖恠數見文静弟文起憂之遂召巫者於星月之下披髪銜刀為厭勝之法其愛妾失寵以狀告其兄上變誅死

齊王祐太宗貞觀中為齊州都督以謀逆詔還京師賜死祐未反前數月於齋中晝坐忽見一人云災厄甚逼可脩福以禳之言訖而滅祐但令多設佛齋餘無悛悔

祐又好養鴨忽有野狸入籠中齚四十餘鴨皆斷其頭及敗同惡而誅者四十四人

曹懷舜髙宗永隆中為定襄道副總管初軍至碧綠泊軍始為營營内忽有泉水大如車輪又遇大風飄折懷舜寢帳衆皆惡之俄為突厥所敗

越王貞為豫州刺史則天垂拱中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冲據博州舉兵貞應之貞嘗遊於城西水門橋臨水自鑑不見其首心甚惡之未幾而及禍

寧王憲玄宗天寶初寢疾是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時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胄也憲見而嘆曰此俗謂樹稼也諺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數日薨

楊愼矜天寶五載爲御史中丞爲侍御史王鉷所搆繼殺之初愼矜至温湯正食忽見一鬼物長丈餘朱衣冠幘立於門扇後愼矜叱之良久不滅以熱羮投之乃滅無何下獄死

元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居長壽坊代宗大歷四年九月己夘有猛虎入城止於載私廟命金吾將軍薛岌射生將周皓發弩手射殺之以獻十二年載被誅毀其私廟木主

李希烈爲淮西節度使德宗建中初希烈于唐州得象一頭以爲瑞應又上蔡襄城獲其珍寶乃是爛車釭及滑石偽印也尋而希烈死

朱泚爲盧龍節度使留京師建中四年七月涇原兵反

迎泚為主泚自號其宅曰潛龍宮悉移內庫珍貨瓌寶以實之識者曰易稱潛龍勿用此敗徵也未幾百姓剽奪其珍寶泚不能禁尋而泚敗

韋執誼順宗即位初為尚書左丞平章事執誼自卑官嘗忌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州執誼遽命去之閉目不視及拜相還所坐堂見北壁有圖不就看七八日試就看之乃崖州圖也以為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及貶員外司戶果

得崖州

劉闢爲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府行軍司馬闢嘗病見問疾者皆以手據地倒行入闢口闢因磔裂食之唯盧文若至則如平常故尤與文若相睦卒以同惡族其家

高駢爲淮南節度使僖宗光啓元年冬府衙廳門之内有隋朝大屋數間蓋舊行臺也古老謂之中書門雖制度朴拙梁棟甚堅忽一日自壞識者曰故事中武德初始畢可汗牙帳破高祖問侍臣曰此兆何也蕭瑀曰昔

魏文帝時許昌門無故自壞文帝惡之即其驗也蕭瑀上言之後明年四月始畢可汗果死而騑之府門此時輒壞則知非其祥也又明年七月有蝗行而不飛自郭西浮濠水緣城而入飛至騑道院之中驅撲不止凡松竹之屬一夕如翦所懸畫像皆齧去其頭數日之後又相食唔至九月暴雨初霽溝竇中忽有小魚其大如栺盖雨魚也占者曰有兵喪十月有大星隕于延和閣前聲若奔雷洞炤一庭自十一月雨雪至三年二月昏霧

不解或曰下謀其上是時粮食騰貴殆逾十倍寒餒仆者日有數千棄之郊外及齋而逺坊静巷爲之一空至三月駢有寄諸從事詩末句云人間無限傷心事不得罇前折一枝盖亡滅之兆也駢果爲畢師鐸所殺

梁成汭唐末爲荆南節度使時鄂州杜洪爲淮南楊行密所襲汭出師援之造一巨艦三年而成號曰和載艦上列廳所司局有若府署之制又有齊山截海之名其宏廓可知矣及沿流東下未及鄂渚而澧朗之軍突入

江陵俘掠殆盡汭之兵士咸顧其家皆無鬬志而淮寇乘之縱火以燔其艦汭投江而死又澧朗之軍既襲江陵一城士女僧道工巧皆俘載而去則和州載之名亦前定也

安王友寧太祖兄子唐末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與青州王師範戰于石樓王師小却友寧旁自峻阜馳騎以赴敵所乘馬蹶而仆遂沒於陣友寧將戰之前一日有大白虵蟠於帳中友寧心惡之既而果遇禍焉

楊師厚為魏博節度使封鄴王於黎陽採巨石將紀德政以鐵車負載驅牛數百以拽之所至之處丘墓廬舍悉皆毁壞百姓望之皆曰碑来碑来及碑石纔至而師厚卒魏人以為悲来之應

後唐張文禮為鎮州牙將害其帥王鎔而自為留後未幾舉家咸見鬼物昏瞑之後或歌或哭又野河色變如血遊魚多死浮於水上識者知其必敗尋而疽發背死

王處直為定州節度使嘗自頌功業為德政碑建樓於

衙城内言有龍見其中人或覩之其狀黃厶蜥蜴也而不畏人處直以爲神異造龍床以安之又城東麥田有鵲數十頭平地共巢處直以爲已德令人守之識者竊論曰蟲蛇陰物比藏山澤今據屋室人不得而有也鵲巢於樹固其所也今止平地失其所也南方爲火火主禮禮壞則羽蟲失性以文推之上失其道不安之位果廢處直

朱繼麟爲河中節度使先是河中衙城閽者夜見婦人

數十袨服靚粧僕馬炫燿自外馳騁笑語趨衙城閽者不知其故不敢詰至門排騎而入既而扃鐍如故復無人跡乃知妖鬼也又繼麟夜登逍遥樓哭聲四合詰旦訊之巷無喪者隔歲乃族誅

張遵誨為容省使自以歷位尹正與樞密使安重誨素亦相欵衷心有望於節鉞及郊禋畢止為絳州刺史鬱鬱不樂離京之日白衣乘馬於隼旟之下至郡無幾而卒

晉鄭阮初仕後唐為趙州刺史甞以郡符取部内凶肆中人隷其籍者遣於青州舁喪至治郡人憚其遠願輸直百緡以免其行阮本無喪即受直放還識者曰此非吉兆也未幾改曹州刺史爲政愈獘髙祖建義入雒為本州指揮使石重立所殺舉族無子遺

劉傾為鴻臚卿留司洛下嘗於水南治第有古墓在其下因發之其棺柩遺骸棄於雒水俄而疾作舉家相繼卒焉

程遜為太常卿奉使吳越仲秋之夕隂暝如晦遜嘗為詩曰幽室有時聞鴈叫空庭無路見蟾光同僚見之訝其詩語稍異及使廻遭風水而溺焉

史翰為滑州節度使白馬河決翰自祭之見一犬有角浮於水心甚惡之後數月遘疾而卒

安重榮為鎮州節度使初後唐清泰中華温琪為鎮帥於城之諸門各鑄二鐵人虬髯拱立以抱其關衆謂之鐵胡重榮未舉兵前東門忽隕一鐵人頭不知其故也

闇者懼乃託以爲暴風吹巨扉所落重榮小字鐵胡心惡之不復窮問又饒陽令劉巖送一水鳥文有五色重榮畜於後潭以爲鳳雛遂有異志漸恣奢僭用玉爲魚符將謀逆也復爲鐵鞭重數斤密令人自外獻之蓋惑衆冀成非望也又鎮之牙署堂前有揭幡長竿約數十尺重榮將叛之前一日張弓弩仰望竿杪銅龍之首謂左右曰我若必有天命則當一發而中果中之左右即時拜賀蓋禍之來也陰必惑之以至於敗焉

李金全爲安州節度使有親吏胡漢筠者金全愛之甚篤巳亥歲府署之竹一夕而花城壖之麥方蕲而秀大露晦冥之中則化爲宿草郡樓有介蟲如龜而巨鱗鋭首能陷堅出於金全足下漢筠取而焚之所乘馬人立而言庚子年正月赤雲如煙蒙冒其境中有素光如矛戟之狀南北交錯及城有夜妖金全心惡之及馬全節除安州節度金全送欵于淮夷至是而竄妓樂車馬珍奇帑蔵皆為偽將李承裕所奪與其黨數百人東身夜

出曉至汶川引領北望泣下而去

景延廣爲侍衛都指揮使開運三年冬契丹渡滹水詔遣屯孟津將戎途由府署正門而出所乘馬騰立不進幾墜於地乃易乘而行時以爲不祥之甚也延廣後爲敵所殺

桑維翰爲開封尹會秋霖經月不歇一日維翰出府門由西街入内至國子監門馬忽驚逸御者不能制維翰落水久而方蘇或言私邸亦多怪異親黨咸憂之果爲

張彥澤所害

李濤爲平章事乾祐元年三月中書厨釜鳴者三不數日又鳴者三俄又鳴者三俄又鳴者一其聲甚異至是濤罷免揚雄謂之鼓妖近類此乎

史宏肇爲侍衛親軍都督指揮使其第數有怪異嘗一日於堦砌隙中有煙氣蓬勃而出禍前二日昧爽有星落于宏肇前三數步如迸火而散俄而被誅

湘陰公贇爲徐州節度使乾祐元年八月中有雲見五

色又冬杪有鳥翔集於鮮碧堂庭樹黄質朱喙金目青翼紺趾玄尾鸜鵒許大衆莫能識竟不見飲啄有賓佐間嘆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決旬而不知所止及郊迎馮道常所乘馬比甚馴服至是忽踶齧奔逸人不可制乃以他馬代之時以為不祥又傳太后詰之際馮道墜於地左右皆愕之將離彭城營一日天有白光一道自西來炤城中如晝有聲如雷時人謂之天裂又有巨星墜於徐野殷然有聲或謂之天狗後贇果廢死

周王峻為樞密使初降制除青州有司撰製旌節以備迎授前之夕其旌節有聲甚異聞者駭之主者曰安重誨授河中節亦有此異焉又所居堂陛忽然隐起如堆又夢被官府追攝入司簿院既寤心惡之以是尤加狂躁尋被誅死

馬胤孫為太子賔客分司在雒未疾前白畫縁于庭槐驅之失所在裔孫感賦鵩之文作槐蟲賦以見志未幾暴卒

王殷為鄴都留守以太祖郊禮入覲令爲内外廵警有震主之勢人頗憂之太祖力疾坐滋德殿降制流竄入都城乃命殺之衆情乃安是歳鄴城寺鐘懸絶而落又火光出幡竿之上殷之入覲都人餞之離亭上馬失鐙翻墮於地人訝其不祥太祖尋令澶帥鄭仁誨之鄴殺次子爲衙内指揮使不出候謁誅之遷其家屬於登州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忌害　交構　交惡

忌害

行近於名藝放於利近名則多忌放利則多害誠先民之共患也大道既隱推讓多缺至有處乎先則抑其後居乎下則攻其上忌兼容之戒起自私之謀患埒巳之

寵惡高衆之技讒之未勝則浸潤以取信力之不足則朋附以合勢造搆其端媒櫱成罪或緣疑似而成狀或伺不意而竊發甚者至於戕害次亦不免疏棄何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而至於是乎蓋夫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良可以太息者已

鮑牧國夏高張皆齊大夫也齊景公尊穰苴爲大司馬已而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

公叔魏武侯時尚公主爲相時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公叔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强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名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

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

李醯爲秦太醫令時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目耳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

龎涓仕魏為惠王將軍初涓與孫臏俱學兵法涓既事魏惠王爲将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至涓恐其賢于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

李斯楚上蔡人入秦爲廷尉斯與韓非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親信李斯姚賈害之毁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

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蜀陳祗爲尚書令龐統子宏字巨卿剛簡有臧否輕傲於祗爲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

晉馮紞得幸武帝爲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愛日隆羊祜貞慤心無私疾惡邪佞紞與荀勗之徒甚忌之

孔顥爲文帝相府參軍會國唐彬以州别駕奉使詣相府僚佐稱之於帝薦爲掾屬帝問顥顥忌其能不答後

辟爲鎧曹帝甚重之他日謂顗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

荀勗字公曾頴川人歷中書監張華將舉著作郎陳壽爲中書郎勗忌華而疾壽遂諷之部遷壽爲長廣太守壽辭毋老不就

虞預爲著作郎時王隱撰晉史預亦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于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爲

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於家

宗澹為荆州別駕王敦使從事中郎郭舒守武昌澹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卓同密以白敦敦不授高官

南齊王秀之為隨王子隆長史子隆鎮荆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文學謝脁以文才尤被賞愛秀之以脁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勅曰侍讀虞雲自宜常𢈔侍接脁可還都脁道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秋菊委嚴霜

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

梁朱异為鎮軍時徐摛為太子家令應對明敏高祖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為之所遂承間白高祖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怡養高祖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卿為我臥治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為新安太守

後魏游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為秘書監因議

論長短忿儒者陳竒遂陷竒至族議者深責之

袁翻累遷都官尚書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著作佐郎邢邵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雒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為謝章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賔食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嘗傭作章表自買黄紙寫而送之邵恐為翻所害乃辭以疾

許彦嘗師事王早明陰陽尤善風角宣武甚喜之早苦

以疾久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
勝恐終妨已故譎令歸耳
北齊顔之推武成河清末領中書舍人帝甚加恩接顧
遇逾厚為勲要者所嫉常欲害之
隋蘇夔為太子洗馬以鍾律自命萬寶常妙達鍾律夔
尤忌之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寳常數
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寳常所為何所傳受有一沙門
謂寳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

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恱先生所為可以行矣實常然之遂如其言以荅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是四夷之樂非中國所宜行也其事遂寢劉暉為太史令時張胄玄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煚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歴事時輩多出其下繇是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玄所推步甚精密帝異之令楊素與術數立議六十一事事皆舊法之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

無所荅冑玄通者四五焉
宇文述為左衛大將軍煬帝大業中與御史大夫裴藴黄門侍郎裴矩等皆受詔叅軍選事多納賄賂士流嗟怨楊恭仁為吏部侍郎獨雅正自守不為藴等所容繇是出為河南道大使討捕盜賊
唐杜伏威與輔公祏少相愛狎公祏年長伏威每兄事之軍中咸呼為伯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潛忌之偽署其養子闞稜為左將軍王雄誕為右將軍推公祏為僕射

外示尊崇而陰奪其兵權公祐知其意怏怏不平乃與故人左遊仙偽學道辟穀以遠其事

竇軌為益州刺史時韋仁壽為南寧州都督軌害其功託以蜀中山獠反叛未遑遠畧不時發遣經歲餘仁壽卒

温彦博為御史大夫李靖既擒突厥頡利可汗彦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寳散于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宗謂云隋將史萬歲破

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勲詔加左光禄大夫賜絹千疋實食邑通前五百戸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為懐賜帛二千疋拜尚書右僕射

李敬玄為中書舍人朱敬則以詞學擅名與左史江融尚書左僕射魏元忠特相友善咸亨中髙祖聞而召見與語甚奇之將加擢用為敬玄所毁遂授洹水尉

劉栖楚為京兆尹有覬覦相位之意戸部侍郎崔元畧

方在位次對又多遊裴度門栖楚恐礙已以計摧之乃按舉山陵時錢物以汚之

後唐周玄豹本燕人初為僧後歸俗天祐中馮道自劉守光府掾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時玄豹善人倫之鑒與道不合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管記盧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黄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来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尋薦為霸府從事

段徊為樞密承旨時輿唐尹張憲位望既髙郭崇韜將兵征蜀以手書告憲曰允中張憲字允中避事久矣余受命西征已奏還公黄閣憲報曰庖人之代尸祝所謂非吾事也時徊當權任事以憲從龍舊望不欲憲在朝廷會孟知祥鎮蜀川選北京留守徊揚言曰北門國家根本非重德不可輕授今之取才非憲不可趨時者因附徊勢巧中傷之又曰憲有相業然國祚中興宰相在天子面前得失可以改作一方之事制在一人惟北面事重

乃授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太原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

交構

讒言亂國詩人之所惡見利忘義君子之不取戰國而下長是厲階莫不騁離堅合異之辯成以白為黑之說是非紛揉邪正淆混惟聽覽之不至則禍亂之隨作緜是害賢蠹政交兵構難觸類而長不可徧舉得非稟邪沴之氣受陰狡之性狂簡日恣顛越無悔垂諸編簡貽

誚於後者乎

齊公孫閲見騶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取相印封成侯後忌子與田忌不善閲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於威王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强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閲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吉乎不吉乎卜

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成侯不勝而出犇

漢谷永為安定太守時帝諸舅皆脩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帝從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下胡亞切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

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早薨纍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纍古累字累親疏謂積累其次而計之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一言萬分之一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屬近也音之欲反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爲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太伯王季之兄也讓不爲嗣而適吳越闔門高枕爲智者首願君侯博覽者參之參詳其事小子爲君侯安此譚得其書

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後漢陳珪為沛相初袁術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珪恐術報布成姻則徐揚合從為難未已於是珪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恊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絶婚執胤送許曹操殺之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為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

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
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
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
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為内應始布因登求徐州
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絶
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
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
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食人公曰不如卿言如養鷹饑

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魏楊脩與陳思王植為友時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勅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為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脩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脩遂以交搆賜死

晉李含為河間王顒長史顒殺前安西叅軍夏侯奭送齊王冏使與趙王倫遣張方率衆赴倫皆其謀也後顒聞三王兵盛乃加含龍驤將軍統督護席遠等鐵騎廻

遣張方軍以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初梁州刺史皇甫商為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詣顒顒慰撫之甚厚含諫顒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顒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顒和釋之後含被徵為翊軍校尉時商參齊王冏軍事而夏侯奭兄在冏府稱奭立義被西藩枉害含心不自安冏右司馬趙驤又與含有隙冏將閱武含懼驤因兵討之乃單馬出奔於顒矯稱受密詔顒即夜見之乃説顒曰成

都王至親有大功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執威
權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齊必誅
長沙因傳檄以加罪則冏可擒也既去齊立成都除逼
建親以安社稷大勲也顒從之遂表請討冏拜含為都
督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雒陽含屯陰盤而長沙王乂
誅冏含等旋師初含之本謀欲并去乂冏使權歸於顒
含因得肆其宿志既長沙勝齊顒頼猶各守藩志望未
允顒表含爲河南尹時商復被乂任遇商兄重時爲秦

州刺史含疾商滋甚復與重搆隙顒自含奔還之後委以心膂復慮重襲已乃使兵圍之吏相表罪侍中馮蓀黨顒請諂重還商説又曰河間之奏皆李含所交搆也若不早圖禍將至矣且河間前舉繇含之謀又乃殺含郭猗為劉聰中宮僕射劉聰以弟乂為皇太弟猗等皆寵幸用事靳準合宗內外諂以事之郭猗有憾於劉乂謂聰子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寛仁

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又許衛君為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忌言東宮相

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為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

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欷流涕皮㝪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即答曰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寛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詿偽故也皮㝪許諾粲俄而名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為信然初靳準從妹為乂孺子淫於侍人乂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慙恚説粲曰東宫萬

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説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簒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若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季春搆變殿下宜為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為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

東宮之禁固勿絶太弟賔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遊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𩔰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後遂廢又

宋劉湛為太子詹事殷景仁遷尚書僕射湛代為領軍

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高祖俱以宰相許之湛尚居外任會王宏華曇首相繼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政事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文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元嘉十二年景仁復遷中書令護軍將軍僕射如故尋復以僕射領吏部護軍如故湛愈忿怒義康納湛言毁景仁於文帝文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

上不見許使傳家養病發詔遣黄門侍郎省疾湛議遣人若刼盜者于外殿殺之以為太祖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帝徵聞之遷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主第以為護軍府密邇宫禁故其計不行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禮綢繆及晚節驅煽義康凌轢朝廷帝意雖内離而接遇不改景仁卧疾者五年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脚疾小床輿以就坐誅討處

分一皆委之

謝靈運為太子左衛率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欵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煽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

唐武昭者本陳留人性險誕元和中王師討淮西以策謁丞相裴度及度都督軍因得署軍職至郾城又遣昭使蔡寇懼之以兵而昭神色不變益奇之後至太原奏為石州刺史無何昭除王府官以地散鬱悒日與李涉

茅彙在長安中以義俠相許是時宰臣李逢吉李程不協而此輩皆乘隙集己之遊其門李仍叔素依附李程知昭不得志易以鼓怨亦誑昭云程欲與昭官爲逢吉所阻昭果恨怒與劉審及張少騰潛說謀害逢吉之計後審乃以昭之言告於張權輿權輿遂告逢吉名審求其狀因令茅彙致昭到所居之第深相結納而疑怨之意並息居數月少騰漏於冉榮冉榮遂以狀密告因成其獄李仲言於逢吉為近從子當此際亦欲助逢吉以傾

程乃陰戒茅彙曰言武昭與李程同謀則活否則死彙曰寃死甘心誣人以自免所不為也初逢吉之遇茅彙甚厚嘗與彙書云足下當字僕曰自求僕字足下曰利見文字往復畧無虛日其閒(?)叅謀議之密受金帛之賜不宜示於衆者近十餘幅異哉逢吉與程俱在相位所日與闒茸微類如此欵密既明具詞皆牽連天下之人無不掐笑

晉孟承誨為閤門副使累遷宣徽使官至檢校司空太

府卿右武衛大將軍少帝嗣位以植性纖巧善於希旨復與權臣宦官密相表裏凡朝廷恩澤美使必承誨為之

漢高從誨為荆南節度使乾祐元年遣人押送朗州馬希蕚奏事官沈從進至京師乞加恩命希蕚初與潭州馬希廣爭立希廣用歐弘練張仲荀謀厚賂朝廷請不行朗州恩命及從誨草面自新又援引希蕚求通於朝益欲離間潭朗成其覆亡之禍也朝廷知其意累降詔

示諭又詔希蕚希廣和解之又云乾祐三年湖南馬希廣上言臣當道去九月内量發兵士往朗州招安户民不料偶失威嚴遂中姦便須謀補卒爰議班師朗州自聞當道抽退已來狂謀益甚又探得荆南繼差人下淮南與廣州三處結構荆南欲取澧朗州廣南攻桂州淮南欲取湖南兼即日淮南支鄂州管内租税柬私令荆南供給朗州且如山結連可知事勢其朗州已入附於淮甸又納欵於荆南興破家亡國之心作瓜剖豆分之

勢兼誘草賊燒刼近封顧基局而危若綴旒視黎庶而困於塗地弦哀柱促言發涕流伏乞聖慈念以臣四世勤王三面受敵欲興師旅動礙冠𨿽望特降絲綸聊差貔虎亦知朝廷北面托落分兵處多故不敢大叚撓於兵力只乞差借許蔡鄉軍三五千人馬一千騎内得王師二千來人夾帶南渡只到澧州屯駐以斷淮南與荆南援助之路不勞血刃只仗朝廷則當道出兵不難剋復安危繫慮翰墨難窮庶回雷電之光以救濫平之捷

謹差押衙焦文諫馳奏披瀝以聞

後贇爲飛龍使乾祐末宰相楊邠侍衛親軍使史宏肇執權贇以久次未遷頗懷怨望乃與樞密承旨聶文進等搆變及難作贇與同黨更侍帝側剖判戎事且防間言北郊兵敗贇竄歸兖州慕容彦超執之以獻有司鞫贇伏罪周太祖命誅之

周齊藏珍行濠州刺史及張永德與李重進互有間言藏珍亦嘗游説於重進洎壽陽兵回諸將中有以藏珍

之言上奏者世宗怒因急名赴闕至是以其冐稱撿校官因以斃之葢不欲暴其惡跡也

交惡

夫良士之入官也故當秉至公之誠藴好賢之志同享君禄共熈庶政而恃之者交懐忌前之心惟圖自安之計以已長而格物或素貴而驕人戾其情好發彼陰伏論交既定因賄財而輕絶位在已上乃讒搆而被絀豈惟小人之逞志信乃有國之不幸秦誓曰人之有技娼疾

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遠哉斯言可以戒也
魯季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
山不狃止之不狃為季氏宰其後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
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繇此益輕季氏
漢爰盎為吴相王厚遇䵷盎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盎
輙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
朱買臣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
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

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床上弗為禮言不動容以禮之也為音于偽切買臣怨常欲死之致死以害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帝亦誅買臣

戴長樂為太僕而光禄勲楊惲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已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繇是多怨於朝廷與長樂相失惲卒以是敗卒終也

後漢孔融為少府時曹公忌融御史大夫山陽郗慮字

鴻豫少受學于鄭玄獻帝常時見慮融問融曰鴻豫何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離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睦曹操以書和解之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為郡功曹邵邑人李逵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為隙又與從兄靖不睦時議以此少之

魏徐宣廣陵人也與同郡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而

私好不協

孫禮涿郡人位至司空與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為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畧齊盧毓為僕射典選舉疾病遜位為司空甍

蜀楊儀為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遥署弘農太守

吳孫綝輔政遷大將軍初孫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峻厚之至右將軍無難督受節葢平九官之事綝遇慮薄於峻時慮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綝殺惇慮服藥

死

晉牽秀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隷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即表訴被誣論愷穢行文辭亢厲以譏詆外戚於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譽繇是而損遂坐免官

王羲之為會稽内史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美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繇是情好不協述先為會稽以毋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

謂羲之當候已輒灑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楊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别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懷祖述字）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賢所笑既而内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繇汝等不及坦之故耶

前秦王猛苻堅時為司徒録尚書事親寵愈密朝政莫

不繇之特進樊世氐豪也有大勲於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為宰夫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氐然後百僚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壁尚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婿也婿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内而君敢競婚是為二天子安有上

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因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廐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

宋劉瑀為左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躡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遅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答曰一麾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然甚不得意謂所親曰人

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

顔師伯爲尚書僕射時廢帝失德與尚書令柳元景潛謀廢立初師伯專斷朝事時沈慶之亦預朝政而師伯不與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者耳安能預政事慶之聞而切齒乃洩其謀尋伏誅

南齊桓僖伯爲直閤將軍與王文和俱任頗以勢凌之後出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時文和爲益州刺史謂僖

伯曰每憶昔日俱在閤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見卿因誣其罪馳信啓之入輙遣蕭寅代僖伯為郡僖伯亦别遣啓臺閉門待報寅以兵圍之齊明帝輔政知其無罪不欲乖文和乃勑僖伯觧郡還為寅軍所攝束手受害

梁謝超宗為義興太守王瑩代超宗超宗去郡與瑩交惡既還間瑩於其父懋懋言之於朝廷以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

後魏于烈宣武帝時為領軍將軍咸陽王禧惡其剛直

出為恒州刺史烈不願藩牧頻表乞停輙優答弗許烈乃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以疾固辭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有才筆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皇興中東陽平隨文秀入國而大將軍劉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叅軍袁濟為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陵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

房法壽初爲清河太守王玄邈司馬起兵討崔道固及
道固歸宋乃罷兵道固慮法壽扇亂百姓遂切遣之而
法壽外託裝而內不欲行會從弟崇吉在升城爲慕容
白曜所破母妻沒於白曜軍崇吉還舊宅法壽與崇吉
年志粗相諧協而親則從祖兄弟也崇吉以母妻見獲
託法壽爲計法壽既不欲南行恨道固逼切又矜崇吉
情理時道固以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郡事戍盤
陽法壽遂與崇吉潛謀襲靈賓克之仍歸款于白曜以

贖母妻白曜遣將軍長孫觀等自大山南入馬耳關以
赴盤陽還崇吉母妻
北齊魏收為中書監孝昭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
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
晞親密而孝昭別令陽休之兼中書在晉陽典詔誥收
留在鄴蓋晞所為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
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及除祖珽為著作郎欲以代收
司空主簿李翥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

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

劉逖武成時爲儀同三司武成殂出為江州刺史祖珽執政徙爲仁州刺史祖珽既出徵逖待詔文林館初逖與珽以文義相得結雷陳之契又爲弟俊娉珽之女珽之將免彦深等也先以造逖仍付密啓令其奏聞彦深等頗知之先自申理珽繇此疑逖告其所為及珽被出逖遂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絶如此

隋李渾字金才太師郕國公穆第十子初以國賦之半

許其妻兄宇文述得奉穆嗣二歲之後不以俸物與述述大恚之因醉乃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為金才所賣死且不忌渾亦知其言繇是有隙

唐楊纂貞觀中為吏部侍郎副特進蕭瑀為河東道巡察大使與瑀不恊屢相表奏瑀因以護罪纂拜尚書右丞

崔隱甫為河南尹張說為相素與崔日知友善說薦之奏請授御史大夫玄宗不許遂以為左羽林衛大將軍

而以隱甫為御史大夫隱甫繇是與説不協
吳通玄貞元初名充翰林學士遷起居舍人知制誥與
陸贄吉中孚韋執誼等同視草陸贄富詞藝時承德宗
重顧經歷艱難通玄弟兄又以東宮侍上繇是爭寵頗
相嫌恨贄性褊急屢於上前短通玄又言承平時工藝
書畫之徒待詔翰林比無學士祗自至德後天子召集
賢學士于禁中草書詔因在翰林院待進止遂以為名
奔播之時道途或預除改權令草制今四方無事百揆

時序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學士之名理須停寢贄
以通玄援引朋黨於禁中協力排已故欲廢之德宗不
許會贄權知兵部侍郎知貢舉乃正拜之罷内職皆通
玄譖之

後唐郭崇韜與馬紹宏同爲内職及莊宗即位崇韜以
紹宏素在已上舊人准制即奏澤潞監軍張居翰同掌
樞密以紹宏爲宣徽使紹宏大失所望泣涕憤鬱崇韜
乃置内勾使應三司財賦皆令勾覆令紹宏領之兾塞

其心絀宏怏恨不已

聶嶼爲鄴都留守判官與呂敬怡呂夢奇不足又歧河東節判及至鬠鄙其土風薄其人士或達於安重誨值敬怡入司密勿與夢奇同搆殺之

周李温美爲衛尉少卿廣順三年七月責授房州司戸叅軍温美家在青州壽光縣先充祭海使便道歸家其家人與本縣主税吏馮繼勲交惡温美具事條白節度使苻彦卿言商税不公請下獄鞫劾繼勲又言温美私

過彦卿具奏及温美下臺推劾伏罪馮繼勳配流環州

温美貶房陵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二